

皇明文衡

一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六

雜著

文章辯體序題

吳訥

古歌謠辭

按西山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于經聖人所嘗刪述者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之類列于古詩之前且曰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其意仍以康衢童謠爲首終于荀卿成相彙真卷端以俟考質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士失

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近世祝氏著古賦辯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卽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荀詩勿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亦非賦體故今特取成相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古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

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求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安世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

鏡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已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來添鄭氏著通志樂畧以爲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宴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鏡歌與三侯以下于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詭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倍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爲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爲制作家

之助至若古今琴操與夫相和等曲亦附于後以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訂焉其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爲莊人雅士之所厭聞者茲亦不錄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爲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庵朱子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

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
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興衛其不
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習次要使方寸之中無
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厥
後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之意而去取
詳畧則有不同者焉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爲主近代之有合
作者亦取載焉歌行之作別錄于後蓋歌行放情長言其句
語格調與古詩亦有不同者矣律詩雜體具載外集嗚呼學
詩之法予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夫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曲是也
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

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
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
蛩蛩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
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不同然皆六義之餘
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卽事名
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
少陵爲是故今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內若卽事
爲題無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迄于近代取其辭義之弗
過於淫傷者錄載云

諭告

按西山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
曰誥曰會曰禱曰誅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

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得而比焉

璽書

按應邵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

命辭想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故今特取前代
聖書載于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

批答

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
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
批答詔敕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
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
撰進者也讀者其尚考諸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詔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
歷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爲近古至偶儷之作
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

以深純溫厚爲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是編今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詔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冊信哉

冊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冊蓋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爲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罔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卽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

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因之竊嘗攷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旣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

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是編所錄一以時代為先後讀者詳之則體製亦有以得之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麓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
盛時君臣同德其都兪吁咈見於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
可見西山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謹取其
所載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言著之于首其兩漢以下諸
臣進說有可以為法戒者間亦采之以附于後

奏疏

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
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
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
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
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昔人云君臣相遇
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為臣子者惟當罄其

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竝任而任人為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于奏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間亦取之而附於中云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

辭氣亦異焉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卽檄之本
始至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
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故
植義勵辭務在剛健挿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
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
以散文爲得體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
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爲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
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